

# “春凳”与“‘春’凳”

## ——兼与魏启君、孔令彬先生商榷

霍省瑞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成都 610064)

**摘要:**“春凳”是一种明清流行的家居器物,只是一种宽而长的凳子,并无靠背。凳面多用攒边做法,通常可供两人同坐或一人躺卧,亦可用作摆放器物的家具。但“春凳”又不仅是家居器物,还寄予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正因如此,“春凳”频繁出现于明清乃至现当代小说之中。准确理解“春凳”的特征及其特有内涵,才能深刻体味它在小说中除了满足场景描写的需求外,所承载的当时人们特有的家居行为方式和社会文化心理,才能感受到它所渗透着的小说家细腻的情感痕迹与精心的艺术构思。

**关键词:**“春凳”;“春”凳;内涵

**中图分类号:** J5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1)03-0114-05

“春凳”一物,作为日常家居器物,频繁出现于明清小说乃至现当代小说中,可谓屡见不鲜。如《红楼梦》第33回,宝玉挨打后,“早有丫鬟媳妇等上来,要撵宝玉,凤姐便骂:‘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这个样儿,怎么撵着走的?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呢!’众人听了,连忙飞跑进去,果然抬出春凳来,将宝玉放上,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送至贾母屋里。”<sup>[1]</sup>许多读者不解“春凳”为何物,更不知“藤屉子春凳”为何种器物。因此,探究该器物的式样、类型、用途及其特有内涵,无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故事情节,准确理解小说文本。

魏启君、孔令彬先生《“春凳”考略》(以下简称《考略》)一文,即对明清小说中“春凳”之起源、分类与用途作以大致考察,认为“‘春凳’在明代开始出现,……由‘床前几’逐渐演变为两种既宽又长的凳子,一种有靠背,一种没有靠背,后者在明清时期占据主流。”<sup>[2]318</sup>对于“藤屉子春凳”,却未作说明。检索诸多明清小说,除《金瓶梅词话》有一处外,并未发现其它明确提及“春凳”靠背者。至于“藤屉子春凳”,则仅见于《红楼梦》。笔者觉得《考略》中“春凳”可分有靠背、无靠背之论,尚可商榷。故试从《考略》出发,并结合语言文字学、建筑学及考古学等学科的文献资料,再次对明清乃至现当代小说中“春凳”的式样、类型、用途及其内涵加以考辨分析,尤其对《红楼梦》中“藤屉子春凳”予以探讨,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就教于魏启君、孔令彬先生及其他读者。

《考略》提出有的“春凳”有靠背,其立论基础有二,一是《金瓶梅词话》第60回潘金莲咒骂李瓶儿“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倚了”,二是当代作家二月河《康熙皇帝·惊风密雨》中孔四贞曾“令人搬来一张春凳儿半倚在上头,从窗格子里眺望着天空的星星出神”。细读《考略》,会发现这两条证据是很难立论的,其论证过程也十分勉强。现将《考略》中论证“春凳”有靠背的两段话摘录如下:

根据我们的检索,“春凳”一词最早出现在《金瓶梅词话》中,第60回:‘那潘金莲见孩子没了,李瓶儿死了生儿,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的称快,指着丫头骂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了,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倚了。……’。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凳是指“没有靠背的坐具”。但此处潘金莲的咒骂明明白白地说“春凳折了靠背儿”,显然这里的“春凳”是有靠背的。<sup>[2]313</sup>

又现代作家二月河笔下的“春凳”也是有靠背的。“为防止桂林城兵士暴变,她派戴良臣日夜守护将军行辕,每日晚间戌时回府禀报一天事务,但今夜已过亥时二刻,戴良臣连人影儿也不见,心中便有些疑惑,令人搬来一张春凳儿半倚在上头,从窗格子里眺

收稿日期: 2010-03-30

基金项目: 四川大学 985 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资助项目(B080122)

作者简介: 霍省瑞(1981—),女,博士研究生。E-mail:huoxingrui@163.com

望着天空的星星出神”。<sup>[2]313</sup>

从引文可以看出,《考略》的主要论证依据是《金瓶梅词话》中潘金莲咒骂李瓶儿的那句“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倚了”。其实,深加考察这句话,也并非能“明明白白”地说明“‘春凳’是有靠背的。”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在于理解“折”字,而“折”这一汉字的语义却又是相当丰富的。翻检《汉语大字典》,“折”字条目下的解释多达30多种<sup>[3](第3卷)1838-1839</sup>。根据“折”字语义的不同,对“春凳”的理解也可能完全相异。通常而言,“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倚了”中的“折”被理解为“折断”或“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似乎可以理解为有的“春凳”有靠背,断了以后就没有可作倚靠的。但倘若换一种语义来解释,就未必能说明“春凳”有无靠背。譬如将“折”字理解为“折合、抵换”,则意味着没有了春凳,自然也就没了倚靠了;或者将“折”字理解为“缺失、缺少”,则又可理解为“春凳”与椅子不同,没有可作倚靠的靠背。作如此解释,并不影响对潘金莲咒骂中“没的倚了”所暗含之意的理解。所以说,对于“春凳”有无靠背而言,潘金莲的这句咒骂,并不能完全“明明白白”地说明,而是模棱两可的。

至于《考略》的另一立论依据,魏启君、孔令彬先生并未对《康熙皇帝·惊风密雨》中孔四贞所倚靠的“春凳”进行分析论证,便先入为主地断定“二月河笔下的‘春凳’也是有靠背的”。且不说这种论断方式本身就有失妥当,即使就二月河的小说文本进行细读,也难以得出“‘春凳’也是有靠背的”。小说文本中只是以孙四贞“令人搬来一张春凳儿半倚在上头,从窗格里眺望天空的星星出神”来描写她此时此刻的疑虑与不安,却并未曾说明是什么样的“春凳”。《考略》作者之所以得出“春凳”有靠背的结论,恐怕只是根据“倚”字而断下结论的。事实上,这个“倚”字并不能说明“春凳”有无靠背。孙四贞能够“半倚在上头”,或因为她用手或肘支撑,或“春凳”靠墙而置,文中未予说明,却未尝不可。当然,对于小说文本的理解,固然可以“诗无达诂”,文学鉴赏本来就存在着差异性。可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文学鉴赏所存在的共同性,更不能忽视文本内容的客观存在。由此可见,《考略》作者以二月河笔下的这个“春凳”而得出的结论,实在难免穿凿附会之嫌。

## 二

据上所论,有的“春凳”有靠背一说,自然难成定论。但是,也无法就此完全肯定所有的“春凳”都不可能没有靠背。毕竟,“折”字有“折断”、“断了”的语

义,“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倚了”也就多了一种理解。由此可见,单从明清小说文本内部寻求立论依据,显然无法明确探究“春凳”有无靠背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借助语言文字学、建筑学、考古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继续探讨分析,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首先,从语言文字角度考察。汉语词汇的丰富性,人所共知。汉语里的家具专有名词异常繁多,几乎不存在不同样式的家具共用一词的现象。单就家具种类而言,有桌椅板凳,床柜阁橱,几案席踏等等,更不用说各类家具又可根据样式、质地等而分成高矮方圆、松楠樟檀种种。考察诸多家具专有名词,我们发现,这些名词的构成有一个普遍规律,即以大种类的种类词为核心词而构成偏正结构。举“桌”为例来说,有供桌、饭桌、炕桌、团桌、条桌等,皆以“桌”为核心词。继而考察“春凳”一词,自然是以“凳”这一种类词为核心词。翻检《汉语大字典》,“凳”字条目下的第一条解释即是:“供人坐或登床的家具。《广韵·嶝韵》:‘凳,本登字……盖以登床得名,后人稍高之,以为坐具耳。……凳,史皆作櫪。’张慎仪《蜀方言》卷下:‘坐具无背曰凳。’”<sup>[3](第1卷)278-279</sup>这里明确指出,“凳”是没有靠背的坐具。既然“凳”没有靠背,那么以“凳”为核心词而构成的“春凳”,自然也不当含有靠背之义。

其次,从建筑学角度考察。广义上来讲,家具设计属于“建筑学”的研究范畴<sup>[4]</sup>。(德)艾克(Ecke Gustav)所著明式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花梨家具图考》<sup>[5]</sup>,集中对明式家具进行了研究,并附有上百件明式家具的珍贵照片,其中就收录了一件明代黄花梨春凳,并无靠背。张绮曼编的《环境艺术设计与理论》收录了陈增弼“明式家具的类型及其特征”的专题论述,其中首先就谈及“坐具类”的“凳类”。他对凳类界定如下:“是有腿、座面而无扶手、靠背的坐具。”<sup>[6]</sup>还对小凳、机凳、条凳、春凳、交机和禅凳等一一作了说明,并附有图画。将“春凳”归入“凳类”,显然是肯定“春凳”没有扶手与靠背。

最后,从传世实物考察。文学源于生活,既然明清乃至现代小说中频繁出现“春凳”一物,这说明该器物在明清以来普遍流行。而留存至今的明清时期的家居器物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从传世实物或其图片考察“春凳”有无靠背,应该最具说服力。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填漆云龙纹和戗金钿钩填漆春凳<sup>[7]</sup>,上海博物馆藏明成化年间李姓墓出土春凳<sup>[8]</sup>,均无靠背。为了找到更多实物资料,笔者登陆“中华古玩网”(www.gucn.com),输入“春凳”一词检索,得

到二十余张实物图片,均为由四腿和座面组成,也未见靠背。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春凳”是坐具“凳”的一种,的确没有靠背。

### 三

那么何谓“春凳”?何为“春凳”?难道只是一种简单的没有靠背的坐具吗?还是有其独有的特征?怀着诸多疑问,笔者翻检了《辞海》,却发现未收此词。又翻查《汉语大词典》,其解释是“一种板面宽大的长凳”,<sup>[9](第5卷)653</sup>语焉不详。继而查阅《红楼梦语言词典》,其解释是“一种既宽且长可坐可卧的凳子”<sup>[10]</sup>,比前者略为详细,但对“春凳”命名缘由及特征的表述显然不够。

民间认为“春凳”多用椿木制作,取“椿”字谐音,故而叫“春凳”。其实,细考“春凳”得名之由,当与春暖花开、风和日丽、安乐祥和的春天有关。旧时许多衣物、食品、器物、风俗等,都因春天这一美好季节,而以“春”字命名。譬如:春日服装称“春服”,《论语·先进》:“莫春者,春服既成。”<sup>[11]</sup>冬酿春成的“春酒”,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书。”<sup>[12]</sup>人们于三月上巳在水滨举行的盥洗祭礼“春禊”,江总《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诗:“上巳娱春禊,芳辰喜月离。”<sup>[13]</sup>立春时食用“春饼”,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立春”引唐《四时宝镜》:“立春日,食芦菔、春饼、生菜。”<sup>[14]</sup>盛放食物的“春盘”,杜甫《立春》诗:“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sup>[15]</sup>出游携带的“春榻”,《金瓶梅词话》第43回:“一面放下桌几,两方春榻,四合茶食。”<sup>[16]</sup>摆放食物的“春台”,《水浒传》第4回:“春台上放下三个盏子,三双箸。”<sup>[17]</sup>此外,诸如“春牛”、“春卷”之类,不胜枚举。

关于“春凳”命名与春天有关的说法,明人徐咸《西园杂记》曾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四时之景,惟春为可乐。春时风日和畅,花柳争妍,百鸟交鸣,人心悦怿。故人于此时,曰‘寻芳’,曰‘踏青’。登山临水,随意所之,皆所以涤荡鼓舞,用宣春机,以助阳回之意,故桌曰‘春台’,凳曰‘春凳’,肴饌之具曰‘春盘’,果菜之品曰‘春盛’。又曰‘春榻’,曰‘春檠’,酒曰‘春酒’。饼曰‘春饼’,茶曰‘春茗’,菜曰‘春蔬’,皆春时燕乐之具,他时则无有也。”<sup>[18]</sup>由此可见,古代诸种以“春”命名的衣物、食品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抽象”成了种种“符号”,体现着历代人们的一种深刻的文化心理。人们以饼、台、榻、盘等日常家居的普通物品为载体,却寄予着对“春”的美好向往,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期待。“春凳”一物,也正是以“凳”为媒介,承载着人们追求幸

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春凳”为物,大致可以从式样、分类以及用途来详细考察。首先,就“春凳”的式样而言,是一种宽而长的凳子,“凳面多用攒边做法,芯为棕藤屈面。”<sup>[6]</sup>“春凳”宽而长的特征在明清小说中多有表现。《红楼梦》中的“春凳”,是用来抬放严重受伤的宝玉的。既然能容得下受伤的宝玉,显然是一种宽且长的凳子。至于具体尺寸,不妨再次考察《考略》提供的两则档案材料和上述实物。“雍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清茶房首领太监吕兴朝传旨:‘着做楠木春凳二个,杉木罩油春凳四个,俱长四尺三寸五分,宽一尺三寸,高一尺二寸五分。钦此。’同年九月初四,怡亲王谕:‘着做……春凳二连,高二尺二寸,宽一尺一寸,长一丈一尺,谨此。’”<sup>[2]313</sup>(德)艾克《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所收春凳,凳面长121厘米,宽35厘米,高48厘米。<sup>[5]</sup>故宫博物院所藏春凳,凳面长134.5厘米,宽43厘米,高53厘米<sup>[19]</sup>。可见,“春凳”的尺寸,并无定制。但宽度基本在一尺左右,长度则在四尺左右。至于材料所说的“长一丈一尺”,当为皇家特制。所谓“攒边”作法,则是我国传统木工工艺在家具形体结构过程中的一大发明,其方法是把“心板”装入采用45°格角榫构合的带有通槽的边框内(见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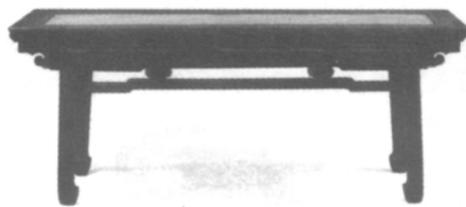


图1 (清)春凳

图1为(清)春凳,横129厘米,纵43.5厘米,高52厘米。攒框镶藤面软屉,起冰盘沿线脚。屈面与腿足结构十分有趣,云纹牙头及牙条略似夹榫状,屈下有一横枨,与腿足间构成粽角榫。罗锅枨加卡子花,四直方足内翻呈马蹄形,形似桌案,甚为奇颖,典型苏作精品<sup>[20]</sup>。

其次,就“春凳”的分类而言,主要根据其质地而分,有藤屈春凳、檀木春凳、花梨春凳、榉木春凳等等。这里就《红楼梦》中的“藤屈子春凳”略作说明。《考略》指出,有选本将“藤屈子春凳”认为是“一种带脚屈子的藤躺椅”的说法不妥,却未能指出它到底是何种式样的“春凳”。查阅诸多工具书,除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外,均未收入此词语。《红楼梦大辞典》的解释是:“座面较宽而长的坐凳。多用于卧室、闺房,座面多为藤屈子。”<sup>[21]</sup>这

一解释虽然部分说明了“藤屉子春凳”“座面较宽而长”的式样,却因为“藤屉子”一词而再造迷雾。要完全理解这一名词,必须从“屉子”入手。《汉语大词典》“屉子”条目的第二条解释是:“装在床上、椅上或窗上可以取下的片状物。《红楼梦》第二七回:‘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纱屉子。’一本作‘屉子’。如:椅屉子;窗屉子。”<sup>[9](第四卷)53</sup>就“春凳”而言,因为凳面多用攒边做法,“屉”实际是指凳子的面芯。至此我们知道,“藤屉子春凳”就是凳子的面芯由藤这种密实坚固而又轻巧坚韧的天然材料编织而成的“春凳”。藤面凉爽透气,富有弹性,将其放在带有通槽的边框内,既牢固又美观,最适合夏季使用。

最后,就“春凳”的用途而言,是一种既可供人坐卧,亦可摆放器物的两用家具。如《儿女英雄传》第七回:“屋里正北安一张大床,床东头直上摆着三四个箱子,床西脚下挂着个帘儿;靠西壁又是一张独睡床,靠东墙南首一架衣裳架子,北首一桌两机,靠南墙一张春凳。那女子便坐在那条凳上,旁边坐着个老婆儿,想是他的母亲。”<sup>[22]73</sup>“说着,便把张乐世张老头儿让在堂屋西边春凳上,张老婆儿母女二人让在东边春凳上。”<sup>[22]79</sup>《雍正皇帝·恨水东逝》第四十一回:“‘皇上!’允礼允祕李卫高无庸一拥而上,扶着他躺在春登上,几个太医丢下允祥遗体忙趋身过来为他扶脉。”<sup>[23]</sup>《品花宝鉴》第九回:“靠门一张桌子,围着六七个人,在那里写灯虎字条。旁边一条春凳,摆这些荷包、花炮及文房四宝,预备送打着的彩。”<sup>[24]</sup>

#### 四

综上所述,作为器物的“春凳”,只是一种宽而长的凳子,并无靠背。其凳面多用攒边做法。通常可供两人同坐或一人躺卧,亦可用作摆放器物的家具。但是,“春凳”作为一个普通家居器物,却为何频频出现在明清乃至现当代小说之中?难道只是因为它常见,就用来作为一种满足场景描写的器物?还是有其它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深入考察,我们必须联系到“春凳”的得名。从上文分析可知,“春凳”不仅是家居器物,同时寄予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正因如此,“春凳”才倍受小说家们的青睐,频繁出现于明清乃至现当代小说之中,似乎成了小说家们的一种“春凳”情结。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创作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的喻象传统,小说创作自然也不例外。在创作过程中,小说家是带着情感来写作的,家居器物的选择,除了满足文本中场景描写的需求之外,也隐匿着当时人们特有的家居行为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更无不渗透反映出作者细腻的情感痕迹与精心的艺术构思。但是,由于时间间隔与家居器物审美的不同,诸多当代读者对原本为普通器物的“春凳”及其文化内涵显得十分陌生,也因此造成了小说文本的理解障碍。考察“春凳”,尤其是其文化内涵,不仅能使读者在阅读小说文本时减少对该器物的疑惑与误解,准确把握故事情节,更有助于读者体味作者遣词用物的艺术技法与文本蕴藏的深刻内涵。

如《红楼梦》中的“藤屉子春凳”,就是曹雪芹独具匠心精心选择的家居器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小说中提及贾府的家具,几案床榻可谓一应俱全。单在林黛玉进贾府一回,就罗列了不下几十种,为何曹雪芹偏用“藤屉子春凳”来抬挨打后的宝玉?其中自有深意。我们知道,宝玉挨打之前,袭人怕他中暑还给他送扇子,可见宝玉挨打是在盛夏时节。曹雪芹之所以安排凤姐让丫鬟们拿“藤屉子春凳”来抬宝玉,不仅仅是因为它轻巧便于抬放,也不是因为它足够宽大,能容得下宝玉爬卧。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它凉爽透气,适合当时炎热夏季使用。“藤屉子春凳”的出现,既满足了故事情节的需要,又刻画了凤姐的事无巨细。同时,“春凳”还暗含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这又寄予着众人对宝玉的怜惜,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尽快恢复,更希望他能吸取挨打的教训,走仕途经济之路。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明清乃至现当代小说中还有许多“春凳”用作男女之间男欢女爱的道具。如《欢喜冤家》第九回:“二官道:‘夜间待我想个法儿起来,与你长会便是。’把二娘就放在一条春凳上,两人又干起来。”<sup>[25]</sup>这里的“春凳”又蕴含了别样意蕴。探究原委,“春”除了春季美好的含义之外,还有“春情”的意思。于是,小说家们便常常利用“春”的谐音来暗指“春凳”上男欢女爱的场景。此时,“春凳”变成了“‘春’凳”,使得原本难以描述的场景,弥漫了一种美好与和谐,从而达到器物名称与用途的浑融结合,以赋予小说文本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说,男欢女爱时的“春凳”,已经凝结成了物化的灵与欲。

## 参考文献:

- [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402.
- [2] 魏启君,孔令彬.“春凳”考略[J].红楼梦学刊,2009(3):313-318.
- [3] 汉语大字典编写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
- [4] 吴智慧,许美琪.中国高等教育家具专业和学科的形成与发展[J].家具,2006(6):154.
- [5] 艾克(Ecke Gustav).中国花梨家具图考[M].薛吟,译.北京:地震出版社,1991.
- [6] 张绮曼.环境艺术设计与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164.
- [7]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1·竹木牙角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16.
- [8] 王正书.上海博物馆馆藏明代家具明器研究[J].南方文物,1993(1):26.
- [9] 汉语大词典编写委员会编,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
- [10] 周定一.红楼梦语言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26.
- [1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00.
- [12] 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3.
- [13] 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2579.
- [14] 陈元靓.岁时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83.
- [15] 杜甫.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97.
- [16]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7:641.
- [17] 施耐庵.水浒传(明容与堂刻影印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18] 徐咸.西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91-92.
- [19] 李德喜,陈善钰.中国古典家具[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274.
- [20] 席湖坚,谢峰,吴国瑛.天工神韵:明清苏作家具集珍[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7:33.
- [21] 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156.
- [22] 文康,著.何晓亚,点校.儿女英雄传[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 [23] 二月河.雍正皇帝·恨水东逝[M].汉口: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529.
- [24] 陈森.品花宝鉴(上)[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112.
- [25] 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129.

## “Spring Stool” and “Spring” Stool

—Discussion with Mr. Wei Qijun and Mr. Kong Lingbin

HUO Xingrui

(Institution of Chinese Secular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Spring Stool” is a popular article of furni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is just a wide and long bench without backrest. Stool surface is generally made in the way of “Zanbian”, usually accommodating two people sitting or one person lying, which can also be used for putting objects. However, “Spring Stool” is not only a kind of household utensils, but also has rich soci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reflecting the people’s yearning and pursuit of better life. For this reason, “Spring Stool” frequently appeared in the stori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stories. Only whe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pring stool” are accurately understood, can we thoroughly appreciate how it meets the demands of depicting the scene in the novel, what household behavior and socio-cultural psychology it implies. Thus we can feel the novelists’ emotional depictions and delicate artistic designs.

**Key words:** “Spring Stool”; “Spring” stool; connotations

[责任编辑:孟青]